

华语电影 2008

电影人影评人眼里的
零八零九 | 华语电影发展趋向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出品
曾彦斌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华语电影 2008

电影人影评人眼里的
零八零九 华语电影发展趋向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出品
曾彦斌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语电影. 2008~2009 / 曾彦斌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360-5982-5

I. ①华… II. ①曾…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
2008~2009 IV. ①J90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4135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装帧设计: 庄思慧

内文版式: 庄思慧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24 开

印 张 19.5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出品：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总策划 / 出版统筹： 张超

主编： 曾彦斌

编辑 / 印务： 吴铭越

作者（按姓名拼音排序）：

表江 宾尼 曹保平 崔卫平 钊江明 高群书 关雅荻 黄国兆 黄志辉
家明 朗天 老晃 李宏宇 李卓伦 梁良 林奕华 麻绳 麦若愚 毛尖
木卫二 赛人 舒琪 苏七七 孙孟晋 谭以诺 王玮 卫西谛 魏君子
闻天祥 徐鸢 虞晓毅 张小北 张伟雄 郑政恒

编辑助理： 夏新萍 彭子敏 黄晓婷 陈如 卢嘉 桂诗隽 陈盈璐

校对： 高翠微 严文静 凌淑琴 胡柔群

特别鸣谢：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广州南方电影集团（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
广州金逸珠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本书部分文章也收录于《第三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香港电影回顾 2009》（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及评论学会网站。

作者简介

卫西谛：内地影评人，1998 年创建西祠“后窗看电影”版，该版成为内地最早的有影响力的电影论坛。主编有《为希区柯克尖叫》、《电影 + 2002》、《电影 + 2003》、《华语电影 2005》、《后窗看电影》等，著有《未删的文档——卫西谛电影随笔》。

宾 尼：香港影评人，原名李耀荣，毕业于岭南大学中文系，后赴美国史坦福郡大学进修，为传媒及文化研究硕士。曾出任 TVB.COM“娱乐 + 生活文化”副总编辑，现为杂志编辑、自由写作人，著有《The Y2K Hero - Bruce Lee》。

曹保平：内地导演、编剧。1989 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后留校任教。1990 年开始撰写影片和执导电视电影。主要电影作品包括《光荣的愤怒》、《李米的遭遇》。

陈嘉铭：香港影评人、作家。曾任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兼职讲师，牛棚书院《E + E》杂志副主编。栋笃笑作品有《失业人士请注意》、《盲侠谈恋爱》、《文化圈血泪史》等。小说作品包括《野心》、《积木小屋》及《无故远游》等。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学者、翻译家和批评家。主要研究领域有政治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与当代东欧思想文化。译有《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著有《我们时代的叙事》、《水木年华》、《正义之前》、《看不见的声音》等。

高群书：内地导演，中国警匪剧领军人物。成名电视作品有《命案十三宗》，其他著名作品有《金豌豆》、《中国大案录》、《真相》、《控辩双方》、《征服》等。主要电影作品有《东京审判》、《千钧一发》、《风声》。

- 关雅荻：内地电影制片人、影评人、电影产业和影评专栏作者，2009 年 5 月与张小北共同创办电视影评节目《每周影评》，网络版取名为《火线影评》，播出至今。
- 黄国兆：香港资深影评人，曾出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节部经理、安乐影片公司业务发展总经理、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策划、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等，亦曾任副导演、制片及监制，目前正筹备新片及新书。2009 年获法国政府文化部颁授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
- 黄志辉：香港独立录像艺术及视觉艺术创作人，录像太奇创会成员，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曾任《越界》杂志美术总监，设计及制作《低空飞行》、《从新浪潮至后现代》及《经典 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等书。
- 家明：香港影评人，原名冯家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大学时开始写影评，作品散见于《明报》、《电影双周刊》及《信报》等，并在《年青人周报》撰写电影专栏。历年来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电影节、中学及大专学院主持电影讲座及课程，现任教于香港演艺学院电影及电视学院。
- 朗天：香港评论及创作人，文化策划，前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曾任职报馆，著作有《基督教之贫乏》、《人喜欢被骗》、《后虚无年代》、《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等。主编作品有 2000、2002 及 2003 年《香港电影回顾》。
- 老晃：内地资深影评人，电影文学策划、编剧，现任《电影世界》杂志主笔。
- 李宏宇：内地媒体人、影评人，《南方周末》文化版资深记者，影评人，曾以《南方周末》为平台发表过众多关于中国电影的深入报道和分析。
- 虞晓毅：内地媒体工作者，影评人，《南方都市报》娱乐新闻部首席编辑，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

- 李卓伦：香港评论人，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及浸会大学。书评及影评文章散见《成报》、《大公报》和独立媒体之网页等。合著作品有《环保生活 DIY》。
- 梁 良：台湾资深电影人、影评人，在两岸三地从事影评写作、影视剧本创作、电影教学、节目主持、书刊出版等工作，著作有《论两岸三地电影》、《西片碟中碟》等 20 余种。
- 列 孚：香港资深影评人，曾任《南国电影》编辑；《中外影画》半月刊创办人兼总编辑；《影艺》半月刊总编辑。著有《指点十年》及《中国大陆电影综评》。
- 林奕华：香港影评人、作家、舞台剧导演、电台主持人，香港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创始人之一，“非常林奕华”创办人，曾以关锦鹏导演《红玫瑰白玫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之后致力于舞台创作，编导舞台剧超过四十部，作品包括《半生缘》、《快乐王子》、《包法利夫人们》、《水浒传》、《生活与生存》等。
- 麻 绳：内地影评人，曾任旅游卫视、电影频道编导策划，现从商，作品散见网络报章。
- 麦若愚：台湾媒体人、影评人、电视人，在台湾《民生报》当影剧记者十九年，跑遍国际各大影展，采访过众多国际电影明星。曾出版《麦若愚的电影世界》。
- 徐 鸢：内地影评人，《数码娱乐 DVD 导刊》主编，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电影 101 工作室创办人，合编《韩国电影手册 1995-2002》、合译《韩国电影史》。
- 舒 琪：香港电影导演、资深影评人，执导作品有《虎度门》、《基佬四十》等，“创造社”创办人，发行艺术电影 200 余部，现为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 毛 尖： 内地影评人、作家。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在《联合早报》、《信报》、《明报月刊》、《东方早报》、《新民周刊》等多家报刊写专栏。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慢慢微笑》、《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乱来》、《这些年》，译有《上海摩登》等。
- 木卫二： 内地影评人，自由撰稿人，以看电影为生。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杂志上辟有专栏和固定版块，长期替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供稿。
- 赛 人： 内地影评人，曾任《看电影》责任编辑、《新电影》主笔、《电影世界》副主编，现任 CCTV-6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策划。
- 斜江明： 内地影评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发起人。曾任《南方都市报》总编助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总策划，现为《时尚先生》杂志执行主编。
- 苏七七： 内地影评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在读博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特约书评人，著有《声色现场——和苏七七看电影》。
- 孙孟晋： 内地乐评人、影评人、诗人。曾出版诗集《举着刀叉的季节》、乐评集《沉默的声音》，在上海组织策划了上百场前卫、摇滚音乐会。现任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编导，并担任上海国际爵士音乐周的总策划。
- 谭以诺： 香港影评人，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系，研究香港文学和生态批评，电影和文学评论散见不同报刊，小说创作见于《小说风》。
- 王 玮： 台湾影视编剧、导演、制作人，著作有电影评论集《香港电影壹观点》等，并从事文字创作、电影教学等。
- 张小北： 内地媒体与影视工作者，影评人，目前任 CCTV-10《第十放映室》栏目编导。
- 表 江： 内地影评人，现为网易娱乐电影频道高级编辑，曾为《新京报》、《看电影》、《新电影》编辑。

- 魏君子：内地影评人，2001 年开始从事影评写作，迄今已在四十余家平媒发表文章近千篇，近百万字，对香港电影情有独钟。编著有《香港制造》、《江湖外史之港片残卷》、《香港电影演义》。
- 闻天祥：台湾影评人，曾任 2002 至 2006 年台北电影节节目策划，台北电影协会理事长，金马奖、台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评审。目前担任台北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台北电影资料馆董事，并于台湾艺术大学、辅仁大学、铭传大学任教。著有《影迷的第一堂课》、《光影定格——蔡明亮的心灵场域》等专书。
- 张伟雄：香港导演、影评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现届会长，著有《低空飞行》。1997 年开始独立电影创作，导演作品包括《月未老》（1997）、《惑星轨迹》（2000）及《太阳无知》（2003）。
- 郑政恒：香港作家、影评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香港文学杂志《月台》编委，作品包括新诗、散文、电影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及音乐等。现职于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著有《记忆前书》。

序

这个世界，那个世界

曹保平

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讲了她去重庆的事儿。

那时汶川大地震已过去半年多，喧嚣渐远。之前她冲动了N次，举凡之后所有人做过的所有善举她都想过，却都被别人想在了前面，她不愿乱跟风，只好一一放弃。也是，那时十几亿颗脑袋集中在一块想这事儿，能想到头里也真是不易。冲动未遂，这事儿搁在了心里，这次去重庆办事儿，她想一定要去映秀镇看看。

当地陪同疏通了关系，车子得以穿过封锁直接开到映秀镇，那里好像驻有武警的一个中队，知道她来了，政委亲自带人出来迎接，简单介绍了情况，车子直接开到镇中，那时的映秀镇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到处残垣断壁、惨不忍睹，在电视上曾被无数次播放的画面一一在眼前还原，映秀小学、倒塌的税务局办公楼等等，裸露的钢筋碎瓦门窗中不时可以看到过去生的痕迹，那种情景想来不憋闷难受才叫怪，其实逝者已逝，真正被折磨的是生者。从政委的嘴里，她知道那些战士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几个月，无数的残肢断臂、无数尸体、无数惨烈的死状日日以不同姿态呈现在他们眼前，那才叫真折磨，政委说他的战士们每天只能吃泡面，烤着吃、啃着吃、煮着吃……

车子回到驻地，他们一行人被请到屋里，那时她的脑子还有点散黄，恍惚中政委招呼他们坐时有两个级别低些的跟进来和政委嘀嘀咕咕什么，政委有些急地交代了两句，那两人赶紧跑着出去了。

然后聊天，说些感慨之类的话，这时陪同她来的人开始催促她动身，因为后面还有一系列活动安排得很紧。她答应了。她答应的时候突然发现政委怔了下，挨了一闷棍似的，但旋即恢复正常，很痛快地起身送他们往外走。

一行人出来，这时她惊奇地发现院子里正在摆椅子，摆了好几排，一些战士健步如飞正忙着，看到他们出来忽然就定在了那儿。此时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战士，都远远地看着他们，拘谨而紧张，或许还有些渴望之类的表情吧。那一刻她隐约意识到了什么，但又不大确定，这时陪同的人不停地看表急着催她上车，她懵懵懂懂就走到了车前，懵懵懂懂地坐了上去。大家也余次而入。政委一直把他们送到车前，礼貌地站在下面微笑着。

一院子的战士都看着。

她说，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心忽然被紧紧地揪了下，略做迟疑，她起身下车走到政委跟前，说政委，我也不知道我提这个要求是不是合适，但我很想和你的战士们合个影，不知道行吗？

政委连声说可以可以。

他们回到那几排椅子前，果然那是准备给她的，她和他们一起合了影，然后又问那些拘谨而渴望的战士，有没有谁愿意单独和她一起照张相？于是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有四十多分钟。

当然，她是个大明星。

那天我们聊到这时候，她说你知道吗当政委一连声说可以可以的时候，你从他眼里可以读出那么那么多东西。

当然。那一刻我还有点热泪盈眶。

曾彦斌打电话给我，要我给她编的这本书写个序，我本想拒绝的。理由其实特别的没理由，仅仅是在写作后面一个戏的剧本。相对漫长的写作期，一篇几百上千字的文章实在不构成影响，但问题是我每进入一个写作状态时都希

望自己能孤独，这时候哪怕一篇短小的文章都可能会破坏掉这种孤独感，这真让我烦躁。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彦斌，是因为想到了这件事儿。

它太像电影。

不是说这事儿可以写一电影，是这个形态像。平实质朴，没有刻意的戏剧化，但不乏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细腻而微妙的人物心理。这是电影。

回到关于孤独的话题。电影貌似很喧嚣，并且，这种喧嚣好像贯穿于始终，从谈投资开始到一帮乌合之众蹲在马路牙子上吃盒饭、到衣着光鲜穿梭于各种秀场做宣传乃至最终或可带来的街谈巷议，都很喧嚣，实则不然。这不是电影最好的东西。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创作者而言，电影最好的东西其实是这个过程里的孤独，这种孤独会泯灭掉一个世界，同时再造另一个世界，短时间内，那个世界是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这是电影带给我最好的东西。

而那个再造的世界，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其实是你眼前的这个世界给你的。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你，也许是嬉笑、也许是悲伤、也许是无厘头、也许是黑色……但我们真正能够用心感受到的有多少呢？

这个世界的大小决定那个世界的大小。

想想，有时其实并不需要很大的格局，只要能够直抵内心一点点也就够了，但往往这一点也足够我们走得漫长。

序

我们终于不再嘲笑好莱坞了

高群书

1

公共汽车总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开来。这是一句诗，八十年代，一个叫王小龙的上海诗人写的。这句话总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袭来。

2

我是个愿意等待历史结果的人。努力，常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1994年，我自动从体制核心把自己边缘出来，成了一个自由制片人，就想证明，自由并不一定像《流浪北京》中的牟森那样，经常饿肚子。自由，也可以活得很好。我开始一种实验，就是电视剧应该能从市场上挣钱。所幸这一实验很快就获得成功。

上世纪八十年后期和九十年代，大家都迷恋彼洲的电影节，认为那是中国电影的前途，整个第五代和第六代借其支撑起华语电影的几乎全部，然后就是成批不忍卒睹的主旋律电影，而电视剧慢慢进入市场，做着本应该是电影做的事情。

然后的事实是，电影逐渐凋零，据说被更多的娱乐形式抢了风头，其中最

人的罪魁祸首就是电视。我不甚相信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认为那是一种托词，是谬论。其实是，电影一旦沦为某种个人私物，又想巴巴让别人拿钱来窥视，腰包中没多少银子的国人自然还是糊口要紧。

也是在那期间，我看到了一盘录像带，没有名字，画质模糊，声音粗糙。《十诫》之《你不可杀人》。莫名惊诧。尤其喜欢这片子的阴郁和击中人性本质，似乎能听见流血的声音。这电影重新惊起我的梦。

1997年，我试图混入电影界，买了一部小说《远走迦南》，想做成那种既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主流电影。某日和电影学院的一个讲师闲谈，他突然说：“好莱坞就是个垃圾场，好莱坞电影就是垃圾。”我不了解好莱坞，但不相信那是个垃圾场，如果占另一个泱泱大国前位的工业专事制造垃圾，美国人也忒二了吧，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那么没有品位？我不知道我们的电影教育者为什么对好莱坞那么愤怒？我默然。几乎是在为中国电影默哀。

这次实验还是放弃了，这不是个能从国外拿奖的片子，以独立电影方式出现国内市场好像不足以收回投资，而体制内电影厂又不会让我这样的导演去拍，就把项目转给了中国电影合拍公司，认识了当时的老总郑全刚，后来这事再在《北京青年报》出现时已经成了一则消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远走迦南》将不日开机。我在一辆出租车上看完消息，默然很久。那是1998年。我只有继续等待。我把儿子送给了别人，自己继续找老婆。

这件事促使我由电视剧制片人成了电视剧导演，意图用电视剧的实践来积累电影经验，当然是电影和市场的关系。

因为我还是坚信，电影和电视剧一样，是应该靠市场挣钱的。

这期间，我到电影学院听了两天谢飞老师组织的讲座，主讲者是一个台湾教授，曾留学于美国，内容是好莱坞电影的基本叙事，此时我才知道了好莱坞主流电影居然起源于希腊悲剧，五幕式到三幕式的演变，主流电影三要素，叙事的猴皮筋法，逆转，等等。课间去厕所撒尿，听到一群学生的不屑：傻×，这些我们老师早就讲过。我再次默然。

这次讲座影响了我至今的电影从业观念，虽然我连教授叫什么都没注意。

随后，也是在电影学院，我又看了韩国电影展。

韩国电影的成功就是好莱坞叙事和韩国本土文化的结合。后来我拍了《命案十三宗》，其实就是《十诫》和好莱坞叙事的混合体，仅仅花了一部地下电影的钱。《征服》也是好莱坞叙事的试验。

然后，就进入了本世纪。DVD 的出现让我知道了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安东尼奥尼诸神。比较下来，我还是固执地觉得科波拉和马丁这一脉较适合中国电影。期间我买了张平的《十面埋伏》和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电影版权。

2004 年 4 月，已经退休的郑全刚先生给我打来电话，推荐我去拍摄《东京审判》，我有所犹豫，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一机会。看完网上仅有的资料后，我决定拍，根本原因就是题材颇为适合主流电影三要素和好莱坞叙事的实验。

从 1994 到 2004，十年期间，我在试图让电视剧从市场挣钱时，也一直坚信电影应该从市场上挣钱，而不是各种奖金。虽然，听到的还是很多电影在赔钱，我说，那是因为他们不按好莱坞电影规律出牌。一片默然和不屑。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嘲笑好莱坞？

3

但心底里，我是个更喜欢独立制作的人，毕竟对于表达，独立电影方式更从容。但如果独立制作必须得靠成为地下电影来面世，我宁可去拍电视剧。虽然我不喜欢体制，但我毕竟和体制没仇。

2006 年，我和昔日的先锋人物牟森成了朋友，他正痴迷于梳理好莱坞电影史。他很喜欢《征服》，这出乎我的意料。一次酒酣耳热之际，问我：你是想做大师还是巨匠？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巨匠。

真正的大师，是人生的积累，不是技术。俗不可耐如我，倾一生气力，也不够格。

2007 年的夏天，百叶窗关闭着，我独坐于阴暗的客厅，听着外面汽车划

过的声音，我往碟机里放入了一盘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居然看完了，居然心中充满悲伤。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家乡的老人。我为我的无知羞愧。受牟森影响，疯狂地迷上了黑泽明，市川昆，今村昌平，德国莱茨的《故乡》三部曲，接着又买了大量的黑白老电影，比利·怀尔德，朱尔斯·达辛，约翰·福特，约翰·休斯顿，占书架一半之多的欧洲大师电影依然落满灰尘，除了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特吕弗，我依然无法看下去。我从好莱坞的源头看起。我看到了真正的好莱坞，也看到了好莱坞的流变，目前的好莱坞也在迷失，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坚守，比如《七宗罪》，《美国丽人》，《黑金》，《老无所依》，《朗读者》。我终于明白了电影是什么，或者准确地说，我的电影是什么。

电影就是人生。不是理想，不是梦，不是维生的方式，只是生命而已，是承载我走向生命终点的一列单程火车。在这列火车上，正午晨昏，上客下客，车停车行，绿女红男，一掠而过的风景，随口吐出的痰，都是这个世界的必然，把这种必然传达给更多的人，是一种乐趣，也是使命。

传达，需要方法，这方法的来路，是经由好莱坞，还是欧洲大师，日本老电影，或者音乐，新闻，文学，其实都是平等的，全然关乎讲述者面对公众的态度。尊重公众，就是尊重自己。

但其实，我们是曾经那么粗暴地误读着好莱坞，一厢情愿地把好莱坞当成了文化侵略的符号，或者出于对强势文化想当然的抵御，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自卑，或者说，是一种无知。

我只关心我要描述的对象，注入的感怀，而不关心用什么方法。好莱坞对于我，只是一个词库，一个参照系，一个武器库，经由一百年的繁殖积聚了强大丰厚的能量的基地。我们大可不必对武器有仇，宁可赤手空拳用着义和拳的神咒抵御枪炮。

固执于某一门类，只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狭隘和自私，唯此伟大是一句屁话，合适才是最高境界。这不需要忠诚，当我们吃惯了鲍鱼，宁愿在家吃一顿小米咸菜。忠诚只限于感情，不是方法。

4

我们都有企图，但区别在于是通向达到还是通向企图达到，这不是层次区别，而是质的区别。很多人，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投机地企图达到别人，而忽略了先达到自己。

奥逊·威尔斯说，我相信只要一部作品能表达出创造它的那个人，它就是好的。这句话，写在特吕弗《我生命中的电影》扉页。

我喜欢能达到的电影。

人过中年，日已过午，心已灰懒，但尚有无尽的人生可参，是否能透，全视造化资质，但诚意不可或缺。商业或者独立，都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是全部，也不是 AB 必选题。

命中注定，我只能借助电影，体悟神谕和谏语，传达温情，和许多无助地活着的人一起，发一声叹息，继续向终局的前行。这不是悲观，而是坦然。

5

2008 年，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正途的一个年份。因为它终于学会了面对公众，终于不再嘲笑好莱坞。

公共汽车终于开过来了，还好，不是在最绝望的时候。